

 地球·公民丛书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

陈越光 NGO 讲演集 (1995 年—2014 年)

陈越光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

陈越光 NGO 讲演集

(1995 年—2014 年)

陈越光 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 NGO 讲演集 / 陈越光
著. — 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4.8
ISBN 978-7-83000-145-2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团体—文集 IV.
① C2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0320 号

书 名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 NGO 讲演集
作 者	陈越光 著
出版发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4 号楼 1306 室
印 制	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3000-145-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谨此献给为理想

而感动、而付出、而受苦、而坚持、而幸福着的人们!



作者于 1995 年

序一

格物致知有其人

徐永光*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 NGO 讲演集》即将出版，越光请我作序。从 80 年代参与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开始，越光即已跻身青年思想家的行列。无论是思想、学养还是个人修为，他是高山，我一直仰望而不能至。给越光文集作序，实在心力难济，笔力不逮，不敢贸然应承。越光说：“你就不要推辞了，NGO 还是跟着你干起来的。”这话提醒了我，借此说说这 20 多年我们一起做 NGO 的经历，以及我对越光思想的浅薄认识，倒也不算跑题。

认识越光是 1991 年希望工程初起时，他和台湾当红艺人凌峰来到中国青基会，商议支持希望工程。大家一拍即合，筹划成立由凌峰领衔的“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越光做顾问，接着就有了“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那时，希望工程还没那么有名，凌峰携大陆娇妻贺顺顺跑遍大半个中国举行百场义演，让希望工程名声大振。义演间隙，凌峰总跑到北京，约上越光，大家一起神聊。凌峰说过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不见越光，头脑空荡，要定期见面，补充营养。”他还真拿着小本子，把越光一些闪光的话语记下来。

越光与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师有过一段奇缘，是因我而起的。

1998 年，我到香港拜望南老师。老师给我布置任务，为了再续中国文化香火，应在两岸四地儿童中推广中国文化导读，名之儿童“读经”活动，并推荐我认识了台湾儿童读经倡导者王财贵教授。师命不敢违，我答应了，只是悄悄问一句，给钱吗？老师说，钱自己找去。

*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 世纪 80 年代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后创建希望工程，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等职，为中国公益界的代表人物。

没钱不要紧，先要找对人。我立即向越光讨教，请他出山。须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中跟着“批孔”遭罪，被打进“十八层地狱”，这时候还没见光明呢。越光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做事要有名分，经越光提议，设立中国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他任主任。那时候，“全球化、社区化”已经挂在越光嘴边了。

越光领导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请南怀瑾老师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请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杨振宁等几位大师级人物任顾问。他投入极大热情编辑了《中华古诗文读本》凡12册，用“以经典为伴，与圣贤同行”，“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为号召，影响了约800万少年儿童参加经典诵读工程；同时，组织两岸四地的孩子进行“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读经”交流活动。没有专门经费怎么办，就用读本发行收入来支撑。按照今天的概念，越光早在90年代就尝试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了。

“读经”活动也给了越光向青少年“布道”的好机会。读他在北京21世纪国际学校的那篇《做豪迈的中国人》的演讲，我们分明看到越光带着同学们穿越时光隧道，与人类先哲们做心灵对话的那份倾情、专注和潇洒。

他从代表中华文化传统的《老子》、《庄子》、《论语》、《大学》、周文王、周武王，讲到印度的乔达摩王子（释迦牟尼）开悟和基督教文明；从古巴比伦、古罗马、美洲玛雅文化的兴衰，美利坚的崛起，讲到巴黎先贤祠的卢梭、左拉、雨果、伏尔泰等思想先驱；从古希腊、古埃及的科学传统，讲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为现代天文学、几何学、数学、物理学奠基的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费玛、卡华里亚利、第谷、哥白尼、泰德利亚、卡丹、费拉里；从援引先秦《鹖冠子·博选》、明清《字汇》给孩子们说文解字，到列举中华文学经典诸葛亮的《出师表》、李白的《将进酒》、刘禹锡的《陋室铭》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的演讲真可谓灵光闪耀，汪洋恣肆，深入浅出，美不胜收。

最后，他顺手拿来黑格尔“文明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经过漫长岁月的运行，来到了西方”这句名言，代表孩子们挑战这位大哲学家：“您老人家

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新的纪元开始了，就像新的一天开始了一样，太阳将再一次在东方升起，并且同时照亮东方和西方。”读到这，我忍不住要为越光鼓掌。给一所民办学校的孩子做报告，陈老师需要做多大的功课啊！好在这些东西早已装在他的脑子里面。

因为“读经”活动，南怀瑾老师看中了越光的能力和修养，欲聘他执掌太湖大学堂管理事务，当 CEO。南老师阅尽天下人才，发现让他属意、可以托付的可能唯有越光了。老师开出的条件是：第一，把你所有的摊子都收掉，需要用多少钱摆平，说个数，我拿；第二，你的薪酬要多少，开个价，照给；第三，薪酬定了，还可以改，拿多了，自己减，拿少了，自己加。我和南老师公子南国熙聊起这事，国熙说：这就是父亲的风格。

越光手头有很多事，不光是自己的事，也有朋友所托，故没有答应老师。就如 1992 年老师点我做金温铁路总经理一样，我也因希望工程事务缠身没有应承。如今，怀师已驾鹤西去，越光和我都深以此为憾。

越光从 20 多年前就致力于中西跨文化交流。从本文集所录文字可以看到，越光是最早参加 2001 年开办的巴西“世界社会论坛”的中国学者；接着，他在 2003 年主持筹备召开了“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连续参与推动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和中国香港、内地的召开；组织了两届由中国、欧美、非洲各国代表出席的“国际治理论坛”；以及在“古巴世界社会论坛”、“中印青年论坛”、“世界新治理项目中国讨论组”、“巴黎气候大会”和“澳门中欧高端对话”等众多的交流活动中，均有突出的贡献。他的演讲、致辞、总结和对话，向世界传递了来自中国思想界的理性声音。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的 NGO 和学术界人士走在一起，讨论全球化问题、发展问题，分歧和争论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属于常态。越光游刃于这些思想分歧和交锋中，表现出纵横家的智慧和风采、思想家的责任和人格光辉。

正如他在“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发表《担当思想的责任》开幕词中说的：“我们需要感受在问题面前的共同感，只有我们面对

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这种感受；我们需要相互激发一种带感情的思考，任何研究的结论，任何文字的传递都不能感受带感情的思考；我们需要创造和体验一个共同思考空间中共同思考的过程”。

中欧社会论坛由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发起，是一个超大型中欧民间对话盛会，每届都有六七百人参加，有五六十个议题的分论坛。因为中方没有一家能挑大梁的民间机构作为主办方，筹备工作之难可以想象。越光一直以他个人纤弱的肩膀努力支持，一度把我也拉进去跑腿。

在第二届中欧社会论坛举办前，论坛创始人、法国人卡蓝默先生给越光写来一封长信，谈了他对中欧论坛的想法，也谈到对于论坛筹备困难的焦虑。

越光回信说：“波普尔认为科学本质上‘是对人类心灵的壮丽探险’，你的中欧论坛不也是一次伟大的探险吗？在本质上不就是两大文明的人民穿越政治、外交、经济的表层，互相深入到内心世界的深处，去问一问我们到底要什么？为了自己和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中国有的欧洲也有，欧洲有的中国也有，在本质上这是人类面临是否能够持续生存的问题……面对的危机是共同的，我们谁也不可能回避，正是共同的‘问题’在召集我们，成为我们参加中欧社会论坛的出发点……人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危机，对挑战的回应以及新的观念的确立，都是在终极关怀最后这块基石上人站住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他的学术是‘为己之学’”。

越光参与的 NGO 跨文化交流活动，讨论的多为“道”的层面的议题，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每每争吵了几天，难以形成完全共识。但越光有办法打破沉闷和沮丧，他会弹奏起介乎哲学与艺术的琴弦，引导刚刚还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不同肤色的学问家们，进入一个高远而美丽的境界，令与会者释然、开怀，并报以笑声和掌声。

我应越光之邀参加过两届国际治理论坛。在第二届论坛闭幕式上，越光做了题为《为了心中飘过的那片白云》的总结。在洋洋洒洒 5000 字总结

发言的最后，越光给大家讲了一个古罗马的故事，然后发挥道：“古罗马人的智慧告诉我们，和漫长的历史相比，人生和现实中的一切作为、一切成就都是过眼烟云。但是过眼烟云也是有价值的，就好像我们在长途跋涉中偶尔抬头，看到蓝天上的一片白云，引起内心的欢愉，这就是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欢愉的一刻，就可能是永恒，就有永远的记忆价值。女士们，先生们，仅仅三天，观念的碰撞、爱心的激发、心灵的互动、伦理责任感的互相召唤和培育，这一切，就是我们心灵的天空中飘过的一片白云，它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

在国际讲坛上，越光有许多关于贫困问题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在两件事情上最能体现人类的一致精神，一件事是人类对未知间的探索，另一件事就是在反贫困的事业中。“人类在整体上，相信人和人是一样的，相信民族、性别、年龄、受教育的程度、财富的程度，不能改变在精神上来说所有的人本质一致。因此，从内心本源的一致，所有的人俱有平等的权利，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过他们所愿意过的，和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相应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追求，是人类内在普遍精神的追求，不受任何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不因民族与财富的不同而可以有所不同”。

“如何才能不会由于两极分化快速地创造贫困和极端贫困，然后再缓慢地反贫困？作为社会发展理论和运动，太需要有人思考，但是，又太需要吸取历史的教训，要谨慎”（《在整体上思考人类进步之道》）。他还在不同场合阐述全球范围内发生贫困的社会原因和扶贫伦理问题，“贫困不是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贫困是贫困者的不幸，不是贫困者的过错”；“消除贫困现象，需要从改变对贫困者的歧视做起”。

“四书”之首《大学》把明德至善、修齐治平的圣贤之道归结为“格物致知”。按宋代大儒朱熹的解释，就是穷究事物道理，使知性通达至极。这样的人我们见得不多，在我眼中，越光算一个。他是思想家、文化人，身上分明还保留着浙东士大夫的品格；他不只是坐而论道的“布道者”，还是行动力极强的事业家。

越光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的头衔，做过《中国残疾人》、《中国农民》、《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主编和《东方》杂志编

委会主任，创办了《世纪中国》网站，还做过电视、文化创意项目和出版社。做什么成什么是他的特点。因为学识、智慧和思辨能力，越光身上带有极强的磁场。我和越光共同的朋友中，有国内的、海外的，有从商的、搞文化的、教书的、搞传媒的，当然更多是搞 NGO 的，碰到什么事业上的难题，甚至家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总会想到：找越光聊聊去。和越光聊聊之后，总能让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越光参与的国内、国际 NGO 机构和活动，都是不受薪的志愿者。他对中国青基会的贡献尤为宝贵。从 90 年代初担任中国青基金会理事开始，到 2005 年后任副理事长。中国青基金会理事会，由来自两岸三地与欧洲的专家学者、NGO 人士组成。在希望工程推进和机构重大事务决策中，理事会也经常充满火药味。越光总能融合各方观点，照顾到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思考角度，再以他的视角发出精准而含糊的声音。

在 2013 年 12 月 20 日告别青基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大家听到了越光饱含深情的话：“我从 1991 年开始参与希望工程的事业，是一位资深志愿者，先后担任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青基金会理事、常务理事兼社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我在这里付出了时间，而这个事业却赋予时间以生命，使我付出的时间在这里成为有意义的生命。”

他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期望：“第一，保持理事会内部的张力；第二，坚持年轻人为本，才能始终朝气蓬勃；第三，引领变革思潮，才可能引领行业。”关于“引领”，他告诉后任者：“最重要的是思想引领。以社会运动理论来看，在影响力上，权力、资金、思想三者的强度与持续度、深刻度排序成反比。因此，只有先成为思想变革的引领者，才能真正成为行业的引领者。”相信这不会是越光对中国青基会的最后贡献，但一定是留在理事会上隽永的话音，是关于 NGO 价值的精辟之言。

越光的知识涉猎十分广泛，能够把世界上的事务融会贯通。谈医学，他会告诉你“医学和道德文化的共同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可以统一（医生和病人的一体）；中国文化则主张外在观察与内在体验的统一性，主张精神和肉体的统一性”，因而“医学和这个世界一样是整体

的”。他的思想体系跨度，也是从政治、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层面级级而上，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会更多感知到哲学和宗教层面的力量。

读到《中国慈善家》发表越光《期待思想的闪电》访谈，我立即在微信群中转发给朋友分享。闪电在哪里？越光说：“30年前，“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在21世纪，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闪电为我掌好灯’的期待与豪情吗？！”

年轻一代公益人在文化修养方面往往比较欠缺，我请越光给南都基金会之青年公益领袖成长计划“银杏伙伴”讲讲文化。越光摆开阵势，来了一个《迎面思想的群山——思想史的意义及中国思想史的轮廓》，从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中国文化的基石开始，讲到汉代儒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直至当代革命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希望青年人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在中国思想史中汲取什么样的资源来修身”，“在人格意义上还能不能对自己说，我可以像孔子那样反思，像释迦牟尼那样自觉，像苏格拉底那样追问，像穆罕默德那样实践，像耶稣基督那样承当”，鼓励青年人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应当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

面对肩负公益未来希望的“银杏伙伴”，越光给他们指出的努力方向是：“做有思想的行动者。”这正是越光给自己文集所定的书名。可见，越光对当代公益青年的期望何等殷切！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 NGO 讲演集》分为“公益：赋予时间以生命”、“对话：从内心通向内心的小道”、“传承：开创有传统的未来”、“变革：以人类整体精神思考进步之道”和“未来：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5章凡43篇，篇篇经纶，字字玑珠。读越光的文字，虽说不需你沐浴更衣焚香，做好虔诚拜读的准备，至少应该静下心来，与作者保持一种精神的谐振，进行“从内心通向内心”的对话。相信读者一定会跟随越光，渐入清末王国维所述的“读书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世间问题不少，解决问题任重道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需要坚定信念，不畏艰险，努力探索；“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要有梦想，还要有行动，光明终究会到来。在光明与希望的欢悦中，“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心灵感悟不期而至矣。

序二

感性思考, 理性行动

[法]陈力川*

五月底收到越光给我和金丝燕的来信, 说准备出版一本他在 NGO 活动的讲演集: “我的 NGO 行动, 在国内多是和徐永光有关, 在国际上多是和你们有关, 而且基本上你们都是当事人, 还往往兼了翻译工作。因此, 请你们写序……做一个记录, 给我们近 20 年的交情留个信物。”这 20 年来, 越光参加国际 NGO 活动, 多是应总部设在巴黎的瑞士梅耶基金会的邀请, 因为我们是梅耶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协调人, 所以有缘结伴而行, 足迹遍及欧美和亚非拉, 当然还有中国。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 越光来巴黎开会, 其间我陪他参观奥赛美术馆。在咖啡厅歇息的时候, 我跟越光谈起如何看画。我说: “看画有三种境界。一是你只能看到你能看到的, 看不到别人能看到的; 二是你借助别人的眼光(看书或听讲解), 看到了别人看到的, 忽略了自己看到的; 三是你不仅能看到别人看到的, 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我说这番话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这第三种境界正好可以用来描述越光看问题的眼光。

2007 年 11 月, 我和越光在北京参加青基会和梅耶基金会主办的一个论坛: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讨论中, 议题聚焦在教育扶贫和医疗卫生这两个领域, 重点探讨非营利组织在参与创造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遇到的挑战。与会者基本上是将贫困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思考, 越光

* 陈力川, 法国文化学者, 梅耶基金会中国项目协调人,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跨文化对话》丛刊专栏作者, 《今天》文学杂志通讯编辑。

在论坛总结中指出，大部分人的贫困是制度制造出来的，“要改革社会体制，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而不是仅仅待将来自己有能力了也去资助别人！”记得说到这儿的时候，越光因心情激动停顿下来，眼角闪着泪花。这种带感情的思考感染了在场的许多人。

2009年7月，我在北京参加越光和世界新治理论坛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我在发言中说：“人们通常把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画等号，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并不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也有利于滋生社会主义因素。北欧诸国、法国、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在不断纠正野蛮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偏差。中国近30年来搞的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但结果并没有带来民主。我认为世界不仅需要经济强大的中国，也需要一个民主的中国，这是一个涉及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也是参与世界民主治理的条件。”越光在研讨会的总结中对此做了回应：“历史的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内在的精神却是理想主义的。”越光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仅是应然的世界——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还有已然的世界——我们能够做什么以及能够怎么做？他的思考不乏感性，而行动是非常理性的。

2011年12月，我和越光在上海参加“基金会治理与社会创新论坛”，主要议题是基金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责任。治理与责任的关系是欧美基金会花了很多年才处理好的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起步不久的中国基金会不能过于苛求。对此，越光在论坛总结中回答说：“新的世界治理是在中国参与的过程中确定的；中国的社会创新是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越光的这一见解显然跳出了基金会治理和责任的关系，而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大平台上，为一般性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宏观的坐标。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这里我就不赘述了。无论在国内国外开会，越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听会，不轻易说什么，一旦问到他或轮到他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国内开会，通常由他做大会

总结，他的综合概括能力很强，即使借助翻译听外国与会者的发言，也能提纲挈领，总结得头头是道。这一点即使像我这样懂外语的人也望尘莫及。我觉得一个人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说的话已经不容易，恰当地总结评论别人说的话就更难了。

与越光跑世界，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2003年1月去巴西阿莱格港参加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黎动身前，金丝燕送给越光一本《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我是一个有空就读诗的人，越光和丝燕有空没空都读佛经。可是这一次，越光远道从中国来，让他到巴西去念经，真是舍近求远！我心里这么想，嘴上没说什么，因为经哪儿都能念，为什么不能到巴西念呢？喧闹的会场，闷热的气候（1月份南半球是夏天），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都感到有肃静一会儿的需要。离开阿莱格港的那天上午，我和越光去游植物园。走出凤梨科的花棚，看到仙人掌科的植物，或许是受到眼前无数花草品种的触动，越光忽然说道：“金丝燕送给我的《佛说阿弥陀佛经要解》中有句话正可用来比喻社会论坛的多元性：‘一室千灯，光光互遍，重重交摄，不相妨碍’”。“一灯之光不碍众灯之光，众灯之光不碍一灯之光”，我突然意识到佛法真是无处不在，金丝燕让越光来巴西念经是有预见的。

与越光跑世界，最滑稽的也是这一次。当时的巴西总统鲁拉接见了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和观察员并发表讲话。鲁拉讲的是葡萄牙语，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见的梅耶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皮埃尔·吴瀚懂西班牙语，也懂一点儿葡萄牙语。这两种语言都属于拉丁语系，很接近，于是吴瀚自告奋勇给我们做翻译。他把鲁拉总统的葡萄牙语译成法语，我再把法语译成中文，越光一边听一边记录。后来，我写了一篇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侧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发表在《跨文化对话》丛刊第12辑上，附录是越光根据当时笔录整理的鲁拉总统讲话稿，落款上写的是：“现场口译：皮埃尔·吴瀚（葡译法），陈力川（法译中），文字记录：陈越光（未经鲁拉总统审阅）”。不久后，我看到法国人根据原文整理的鲁拉总统讲话稿，两相比较，发现越光的整理稿还真是

八九不离十，连语气都差不多，我真搞不明白我们三个人当时是怎么配合的。鲁拉总统的讲话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巴西头一次产生了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原来我的任务是动员人民批评政府，现在我仍然要动员人民批评政府，因为我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他们不发出批评的声音就是不健康的。听不到人民批评的声音，政府就是一个危险的庞然大物。（热烈鼓掌）”

我最早听说陈越光这个名字，是80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他是名噪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的副主编。我第一次见到越光是1996年在巴黎。梅耶基金会邀请他和当时的乐平市长张保增去罗马参加世界粮油组织的一个会。越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聪明，善解人意；第二印象是有抱负，是个干大事的人才。与他相比，我自觉是一个“赏月吟风”、胸无大志的人。越光长期从事传媒事业和公民社会建设，担任过多本杂志的主编和出版社的总编，还是好几家网站的主要创办者。但在近20年的交往中，我也见证了他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人生是一个走向自由的过程，走向自由的过程就是将一切放下的过程，拿不起的要放下，拿得起的也要放下。放下了，越活越轻松；放不下，越活越累。

人是靠理想和想象飞翔的动物。当现在的教育剪断了年青人理想和想象的翅膀，把人变成爬行动物的时候，越光得到机会就大声疾呼：“今晚，让我们仰望星空”，“为了心中飘过的那片白云”，“让智慧穿越欲望的弥彰”，“让美和高尚在心灵中统一”，让“时间在这里成为有意义的生命”，“把目光投向共同的远方”，“做豪迈的中国人”……仅从这本演讲集的目录，即可看出作者的心胸。在2003年2月召开的“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越光呼吁代表们“用想象力说话”，“在想象力面前人人平等，在想象力面前也可以人人不同”。感性和理性好像是越光的两条腿，走起路来非常协调。有时我会遗憾越光没有去做官，其实他是一个做官的料。因为要做好官，先要做好人。做好人而不为官，于人于己无伤；做不好人而为官，既伤人亦伤己。

在荒漠中，一棵普通的树也极其美丽；在森林中，一棵美丽的树也极其普通，而我认识的越光是森林中的一棵美丽的树。

2014年6月15日，于巴黎